

# 浅析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文琛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 摘要

斯拉沃热·齐泽克将意识形态区分为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与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三种形态, 其中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即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被其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形式。齐泽克在借鉴斯洛特戴克对古希腊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区分的基础上, 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逻辑改写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活动中, 他们正在遵循一种幻觉, 但他们仍然在做”, 揭示了主体在意识层面洞悉意识形态虚假性却仍在行为层面顺从的悖论性处境。齐泽克综合运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结构性批判。齐泽克的理论贡献在于建构了一种“欲望经济学”解释机制, 以“剩余快感”对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从主体欲望层面深化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理解。

## 关键词

斯拉沃热·齐泽克,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批判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Žižek's Theory of Cynical Ideology

Chen We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6, 2026; accepted: April 26,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 Abstract

Slavoj Žižek distinguishes three forms of ideology: ideology in-itself, ideology for-itself, and ideology in-and-for-itself, among which the latter—cynical ideology—is regarded by him as the dominant for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Drawing on Sloterdijk's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 cynicism and modern cynicism, Žižek reformulates the core logic of cynical ideology as “they know that in their activity they are following an illusion, but they still do it,” thereby revealing the

paradoxical condition in which subjects, while fully aware of the illusory nature of ideology at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nevertheless comply with it at the level of action. Žižek undertakes a structural critique of cynical ideology by synthesizing Marx's theory of commodity fetishism with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Hi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 of "desire economics," in which "surplus-enjoyment" corresponds to Marx's "surplus value,"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ve logic of capitalist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desire.

## Keywords

Slavoj Žižek, Cynical Ideology, Ideology Critiq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斯拉沃热·齐泽克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出道之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以来，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他巧妙地将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形成独具一格的左翼文化哲学思想。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幽灵》等著作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发展的三种形态，一是自在的意识形态，即作为虚假的普遍性观念的意识形态；二是自为的意识形态，即外化为物质实践的意识形态；三是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即作为“现实存在”本身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1]。齐泽克将意识形态概念泛化，认为意识形态直接构成了社会现实本身的支撑性框架，这种与当今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结合起来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犬儒主义”(Cynicism)，犬儒主义主体明知意识形态的幻觉性，但依然遵照其指令而行。齐泽克认为尽管意识形态建构了整个社会存在，但如果对意识形态的幻象机制进行祛蔽，则有望摆脱意识形态的幻象。对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探究，有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深层逻辑，并为思考超越既有秩序的可能性提供理论参照。

## 2. 自在的意识形态与自为的意识形态

对自在的意识形态与自为的意识形态的辨析构成了理解齐泽克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自在的意识形态与自为的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历时性更替，而是揭示了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中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共时性层面，前者关注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层面，后者则深入到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与无意识实践领域。

### 2.1. 自在的意识形态：虚假的普遍性观念

齐泽克所谓的“自在的意识形态”，即“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利益。”[1]它指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理解的、以观念形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一形态的意识形态被设想为一种对现实扭曲反映的、具有虚假性的观念体系。它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机制相对直接，统治阶级通过创造出某种普遍性的、看似中立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掩盖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从而欺骗和操纵被统治阶级，使其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齐泽克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作为公式——“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来概括自在意识形态的核心运作逻辑[2]。在这个公式中，“不知道”指向了行

动主体对自身真实处境、行动动机以及社会现实结构的错误认知，“正在做”则说明他们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指引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

自在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在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观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真实地位。他们指出，观念、思想并非独立自足、决定历史进程的终极力量，相反，它们不过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写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3]</sup>这表明，意识与观念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内在于并反映着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当统治阶级将其特殊利益普遍化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并通过教育、法律、宗教等手段灌输给社会成员时，意识形态便作为一种“虚假意识”粉墨登场。其虚假性不在于它完全脱离现实，而在于它以一种颠倒、神秘化的方式再现现实，遮蔽了社会关系中根本的对抗与不平等。

齐泽克对自在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是对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的复述与确认。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模式聚焦于“知识”的维度，即批判的任务在于揭示那些被普遍观念所掩盖的特殊利益，通过启蒙式的知识祛魅，向人们展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真相。这种批判预设了存在一个未被意识形态扭曲的“真实”社会结构，而意识形态则是对这个真实结构的错误表象。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路径，便是通过“科学”启蒙来驱散这些虚假观念，让被蒙蔽的主体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

## 2.2. 自为的意识形态：外化的实践仪式

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二种形态，齐泽克将其称为自为的意识形态，即“他性——外化形式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外化，指的是在意识形态实践、仪式和机构中的意识形态物质存在”<sup>[1]</sup>。如果说自在意识形态关注的是“观念”层面的虚假性，那么齐泽克提出的“自为意识形态”则转向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实践性和仪式性维度。因此，可以按照齐泽克的表述风格将自为意识形态的公式概括为“因为他们做了，所以他们‘相信’”。这个公式与自在意识形态的公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与补充。在自为意识形态的视域下，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不再首先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观念，而是依赖于人们“参与”什么实践。相信并非观念作用的结果，而是行为的产物。主体并非因为接受了某种教条或理论才去行动，恰恰相反，是他们在反复进行的物质的仪式实践中，回溯性地产生了维系这些实践的信仰。

自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奠基者，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断裂的观点。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单纯是虚假意识或观念体系，它首先是一种“表象”，但这种表象与个体的“物质实践”紧密相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论断：“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sup>[4]</sup>在阿尔都塞看来，一个意识形态的信念从来不是纯粹内在的心灵状态，它总是体现为某种物质性的仪式、习俗或行为。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关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是由主体的物质实践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学校、教会、家庭、工会、媒体等)正是通过规训主体的日常实践，将个体“询唤”(interpellation)为听话的主体。在学校里，学生需要遵守纪律、学习知识、接受考核，这些物质性的实践过程，比任何关于“公民道德”的抽象说教，都更有效地再生产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服从与认同。

齐泽克赞同并深化了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他认为，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将意识形态从抽象的观念层面拉回到了实践的场域，揭示了意识形态运作的物质机制。在齐泽克看来，自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表明，意识形态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其内容的“真”或“假”，而在于其作为社会实践的“效能”。即使一个仪式或实践在观念层面上是荒谬的或虚假的，只要它被持续地、重复地执行，它便能够产生真实的信仰和社会整合效果。人们并非因为先相信了某种价值才去投票、消费或工作，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参与投

票、消费、工作这些社会实践，才逐渐形成了民主信念、消费主义快乐、职业道德这些意识形态。实践在这里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它不仅是观念的体现，更是观念得以生成和固化的唯一途径。

因此，自为意识形态与自在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再将“知识”或“意识”作为核心范畴，而是将“无意识的实践”置于中心。自在意识形态假设了一个处于蒙昧状态但可以被启蒙的认知主体，而自为意识形态则揭示了一个被物质实践所建构的、在仪式性重复中形成其无意识欲望的“分裂主体”。自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任务是“启蒙”，即用科学知识驱散虚假观念；而自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任务则更为复杂，它要求我们去揭示那些看似自然且合理的日常实践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规训和意识形态召唤。

### 3.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象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自在意识形态与自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整合，提出了第三种形态——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亦即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形态被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运作的主导形式。齐泽克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一方面借鉴了德国理论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两种犬儒主义传统的区分，另一方面则借助拉康精神分析的概念工具，揭示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如何超越传统的虚假意识批判与物质仪式解构，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构成性内核。

#### 3.1. 犬儒主义的现代性阐释

齐泽克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工作，首先建立在对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相关论述的转化与改写之上。斯洛特戴克在其1983年出版的《犬儒理性批判》中，对犬儒主义进行了历史性的类型学划分，区分了古希腊的“犬儒主义”(Kynicism)与当代的“犬儒主义”(Cynicism)。古希腊犬儒主义以第欧根尼为代表，其核心特征是一种通过身体性、挑衅性的实践来对抗主流社会规范的生活形式。古希腊犬儒主义者并不诉诸理论批判或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公开的冒犯性的身体行为来展示对城邦习俗、财富、权力和名誉的彻底蔑视。对他们而言，真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论述来传达，而是通过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来践行和彰显。这种犬儒主义的实践具有一种积极的、反叛性的政治意涵，它试图以肉身的在场来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

与之相对，斯洛特戴克指出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Cynicism)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现代犬儒主义不再是一种反叛性的生活实践，而是一种在启蒙之后的、高度知性的适应机制。斯洛特戴克认为，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的虚假意识”，即一种已经看穿意识形态虚假性却依然选择顺从的意识形态立场[5]。现代犬儒主义的主体充分意识到了社会规范的虚伪性、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以及政治话语的空洞修辞，但他们并未因此寻求变革，反而在一种“清醒的”世故心态中继续参与机制的运转。这种犬儒主义不再相信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价值，却依然按照这些价值所规定的规则行事，其行为与信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自觉的、反讽式的断裂。斯洛特戴克将这种犬儒主义的核心逻辑概括为一个公式：“他们很清楚他们正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在做。”[2]

齐泽克高度认同斯洛特戴克对两种犬儒主义的区分，但他对斯洛特戴克的公式进行了关键性的改写。齐泽克认为，斯洛特戴克的公式虽然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悖论性特征，但它在表述上仍保留了某种过度实证化的痕迹，即暗示主体完全“清楚”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和后果。在齐泽克看来，现代犬儒主义主体的“清楚”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结构所框定的。因此，齐泽克将斯洛特戴克的公式改写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正在遵循一种幻觉，但他们仍然在做。”[2]这一改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它表明，犬儒主义主体所“知道”的，并非某种纯粹客观的事实真相，而恰恰是自身行为所依托的“幻觉”属性。换言之，主体意识到自己所参与的实践建立在一套虚构的、无根基的象征性预设之上，

但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这套实践，因为正是通过这套实践，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现实感才得以维系。齐泽克的改写将犬儒主义批判的重心从“知识”的层面转移到了“幻觉的结构性功能”层面，为理解当代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开辟了新的路径。

### 3.2. 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作为“现实本身”

基于对斯洛特戴克理论的批判性转化，齐泽克将当代的“犬儒主义”放置在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即“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形态中，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作为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假观念的自在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像自为意识形态一样，作为物质仪式回溯性生成信仰的实践网络，而是直接构成了社会现实本身的支撑性框架。

齐泽克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表述：这样的意识形态，“是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和看法难以捉摸的网络形成的‘非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不能复归的瞬间再生产。”<sup>[1]</sup>一方面，它具有“非意识形态”性，主体在意识层面完全洞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认为摆脱了意识形态控制而拥抱“现实”；另一方面，主体明知其虚假性却在行为层面继续遵循意识形态指令而实践。这种状态的核心机制在于，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不再依赖于主体的“相信”，甚至不再依赖于主体通过实践形成的“信仰”，而是依赖于主体在明知其为幻觉的情况下依然对其进行的“参照”。即使主体不再认真对待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依然通过主体“仿佛”觉得它有效的实践行为而发挥其整合社会现实的功能。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涉及齐泽克思想中一个核心概念：幻象。在拉康精神分析的语境中，幻象并非对现实的错误表象，而是支撑主体对现实进行感知的框架本身。齐泽克借用这一概念指出，意识形态并非扭曲了某种预先存在的“真实”现实，而是通过幻象的建构，生产出我们体验为“现实”的那个东西。换言之，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sup>[6]</sup>。

由此，齐泽克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彻底重构。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终极形态不是蒙蔽，而是清醒；不是狂热，而是反讽；不是信仰，而是明知其为幻觉却依然如故的实践。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传统的启蒙主体和解构实践仪式的解放策略遭遇了根本性的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必须直面这一困境，探寻一种能够在犬儒主义主体的“清醒”与“顺从”之间打开断裂的新的批判路径。

## 4.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齐泽克综合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以及拉康关于幻象、欲望与实在界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结构性批判，指出批判的路径应当致力于穿越“现实幻象”。

### 4.1. 对犬儒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齐泽克提供了分析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起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它“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sup>[7]</sup>。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为拜物教，它产生于商品生产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在商品交换中，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遮蔽，表现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这种关系，却将其体验为独立于自身意志的、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在此，马克思揭示了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现实建构机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即商品、货币、资本等物似乎具有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力量”，本身就是一个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拜物教表象。

齐泽克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中提取了一个关键洞见：意识形态的运作并非仅仅发生在人们的意识

层面，而是首先嵌入了社会现实的客观结构之中。他由此指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不在于人们“相信”商品具有某种神秘力量，而在于人们在实践中“对待”商品“仿佛”它具有这种力量。社会关系的物化并非人们主观意识中的“错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客观形式本身。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可能的社会存在基础。齐泽克认为人们在广泛的商品交换行为中受到了“恋物癖幻觉”的引导，个体已经知道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6]。但即便每一个个体都“知道”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不具有任何神秘力量，他们依然在行动中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来追求和积累。这种“知道”与“行动”的分离，并非源于个体的主观错误，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的物化结构。

#### 4.2. 对犬儒主义的精神分析批判

齐泽克认为，单纯依靠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虽然能够揭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基础，却无法充分解释主体为何在明知其虚假的情况下依然顺从这一结构。为此，他引入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用以说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如何维系主体的欲望与认同。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幻象(fantasy)并非对现实错误表象的想象性扭曲，而是支撑主体对现实进行感知和欲望运作的根本框架。幻象的功能在于屏蔽实在界(the Real)的创伤性内核，为主体提供一种可以栖居的象征性现实。齐泽克将这一逻辑应用于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指出意识形态幻象并非掩盖某种“真实”社会关系的假象，而是构成社会现实本身的支撑物。社会现实从来不是直接给定的，它总是通过幻象的中介才获得其“现实性”的外观。

齐泽克认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超越对“虚假意识”的揭露，深入到对幻象结构的分析。传统意识形态批判试图通过揭示社会表象背后的真实社会关系来唤醒主体，但这种批判在犬儒主义面前已然失效，因为犬儒主义主体早已“知道”剥削的存在，却依然维系着现状。问题的关键在于，犬儒主义主体之所以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被某种根本性的幻象所捕获，这种幻象支撑着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以及自身欲望的投注。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人们普遍“知道”努力工作未必能带来财富，消费无法填补欲望的匮乏，但他们依然无法放弃对职业晋升和商品消费的追求，因为正是这些活动构成了他们欲望得以维系的幻象框架。放弃这些，意味着直面欲望的实在界深渊——一种主体无法承受的创伤性体验。

基于上述分析，齐泽克提出了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路径。这一批判不再致力于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致力于“穿越幻象”(traversing the fantasy)。穿越幻象意味着主体直面支撑其现实感的幻象框架，承认社会现实并非自然或必然的结构，而是由幻象所建构的。“幻象不能被阐释，只能被‘穿越’：我们必须去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去亲身体验，何以在幻象‘之后’一无所有，幻象又是如何巧妙掩饰这‘一无所有’的。”[6]在齐泽克看来，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批判，不是告诉人们“真相”，而是向人们展示，他们所“知道”的东西本身是如何被幻象框架所规定的。通过这种批判，主体有可能与自身欲望的根本原因拉开距离，从而摆脱对既有意识形态结构的无意识依附。

### 5. 结语

许多学者就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批判性分析。张一兵认为齐泽克新型意识形态批判与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拉康思想的化用，齐泽克“将拉康关于大写他者的奴役观社会化为历史场景中的意识形态控制”[8]。张蝶指出，齐泽克刻意混淆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幻象与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虚假与现实”这两组概念，通过不加区分地混用，对意识形态概念分析完成了从认识到存在论的理论维度偷换[9]。

总之，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引入了精神分析的欲望逻辑，形成了独特的解释框架。从理论渊源来看，齐泽克的分析并未超出马克思奠定的基本批判路径。

他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分析，直接依托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结构如何构成意识形态运作的客观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是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齐泽克尝试从主体欲望层面深化对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理解。他认为人们沉迷于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对快感的无限追求。由此，齐泽克建构了一种“欲望经济学”(Desire economics)解释机制。正如马克思以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齐泽克提出“剩余快感”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核心机制，认为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对主体欲望的捕获与操控来维系自身统治。这一理论尝试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其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检视与实践验证。

## 参考文献

-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德)阿多诺, 等. 图绘意识形态[M]. 方杰,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9, 14.
- [2] (英)托尼·迈尔斯. 导读齐泽克[M]. 白轻,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64, 82, 8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5.
- [4] (法)路易·阿尔都塞. 论再生产[M]. 吴子枫,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478.
- [5] Sloterdijk, P. (1987)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Translated by Eldred,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p.
- [6]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20, 33, 175.
- [7] (德)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89.
- [8] 张一兵. 肯定的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觉——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4): 94-101.
- [9] 张蝶. 齐泽克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困境[J]. 教学与研究, 2023(10): 127-136.